

世界十大戰爭

楊杰題



英法戰爭目次

英法戰爭之原因

法國革命後世界之形勢與英國之決心

英法海軍勢力之比較

英法海戰之狀況

乃爾河口之海戰

一八〇五年塞耳曼之役

塞爾曼之三帝戰

特拉發爾海戰

英法戰爭之終局

英法戰爭

英法戰爭之原因

在論述英法戰爭之先，有一述法國革命之必要，法國前參加美國獨立戰爭，曾投効莫大資財，然結果毫無所得，反使財政紊亂，日趨困難，因此內閣屢次更迭，無法維持政府之威信，國王路易之性格，雖稱溫良，但怯懦而無果斷，故國論益趨沸騰，貴族、僧侶、平民三族，互相仇視，尤以盧騷等之過激民權論者之輩出，大使思想界風靡，甚至貴族中亦有高唱民權論者，故國家之紛擾，實不可名狀，此時若不變更政體而使社會狀態一新，則法國之安寧，終難期望矣。

於是政府乃於一七八七年即召集國中名流，欲喚起此等名士之愛國心，以振救王國財政之破綻，但開會結果，此等議員皆不願放棄其特權，而與平民同樣負擔國稅，因此政府徒然曝露財政之紊亂實狀，以示財政之整理，終於無望而已，但政府此時，如不得到新稅源，則不能救燃眉之急，即欲利用大聲疾呼之民權論者，以剝奪貴族及僧侶之免稅特權，而決定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召開三族會議（即貴族、僧侶、平民三族），但見全國人心已大動搖，一致申訴現世弊害之痛苦，期望根本推翻，以圖革新，開會之初，三族對於票決權，即大起衝突，而僧侶所謂高僧與村僧之間，恰如貴族與平民間之關係，前者極其安逸而驕奢，後者則沉淪於非常困窮之中，衣食難保，因有此種狀態，所以同族之間，亦欠和衷，屢次因利害而起衝突，以是村僧私心同情於平民，常懷待機以圖報怨之心理。

又貴族議員中，所謂舊家名門與新貴族之間，亦如高僧與村僧之互不相容，即舊家名門之貴族，橫斥新貴族，不屑與伍，所以新貴族與舊家名門貴族之間，亦難和衷共濟，此爲不得已之趨勢，然而此時籠罩法國全土之哲理思想之發達，致使貴族間民權論者輩出，亦勢所必然也，但亦有欲利用此時機，以擴大自己之權勢者，同族間已呈乖戾之象矣。

因此政府欲貴族與僧侶結合以當平民之企圖，終難達到目的，然而一方平民議員，則能使全級力量一致，在其數量上，意氣上，及實力上，均已凌駕缺乏和衷之兩族，而勝敗之數，已不待著龜矣，與高僧互相敵視之村僧，則左袒平民議員，而平民議員於議場中，遂可控制最大多數，六月十五日，即以四百九十一對九十之絕大多數，把握政界，自稱國民議會，篡奪立法大權，以號召天下矣，時已至此，法國政府，無論任何手段，亦無法平息被此大衆喚醒之大波濤矣，此時雖尙未能完全將三族之議員聯合，但至十九日，貴族，僧侶二族中之欲連合平民之黨派，共同志百四十九名，已決定脫離政府而投歸於平民議員——即國民議會矣，其與此反對之貴族及抱不滿之高僧議員，與宮庭寵臣內外呼應，欲迫國王用武力壓迫國民議會，反使平民之惡感更爲激昂，而終告失敗，更曝露王朝之權勢，已微弱無力，故不滿之貴族、高僧議員，嗣亦不得已而讓步矣，時機已過去，斯時即以國王之威嚴，政府之實力，而欲再施完全上下和衷之協定政策，已不可能，蓋感情之激發，非以條理所能抑壓者也。

噫！是即惹起二十五年來，相繼暴戾虐殺，及歐洲大戰亂之原因，損失幾百萬生靈之法國革命之導火線也，然而法蘭西王朝之不幸，不僅此也，天災頻頻，連年凶荒，尤其前年全國受降雹，被害極大，農作無收

，國內糧食缺乏，平民小民，日趨困弊，因求食而成暴民，其餘波遂侵脅至於城市矣。

此時驕激極端之民權論者，卽一轉而爲革命壯士，多數暴民，受其言論之嗾使，到處剽掠強奪金穀，并焚燒富豪邸宅，強迫官府，狂呼「減低穀價」、「予吾等以麵包」等口號；其暴戾實無法壓制矣，是時有王族奧爾列安公者，因與王妃安亞納有深仇，亦與國王路易不相融洽，奧爾列安公之素性怯懦，無霸者之器量，但因其爲王族與資本家，後遂爲民黨所利用，奧爾列安公當此國家危急之秋，爲小怨而忘社稷，且迷於一身之利慾，遂投身叛逆而爲其中樞矣。

現王族之投身革命，正如於革命之猛火中，更澆以萬斛之油，而使火焰忽然冲天者，勢所必至也，又近衛兵一團亦參加革命，爾來士卒陸續投効叛民，其勢實不可當，政府亦懼其勢力，不敢採取斷然手段，所以革命之暴動，乃以非常之速力急轉直下矣。

此時多年愛民衆受戴之首相勒凱爾，因受宮廷派之排斥而被罷免，國民大爲激昂，擁奧爾列安公爲黨魁，大呼：「吾等革命之機已熟，宜執干戈拚死以完成革命大業」。

時適德國傭兵馳來，襲擊此等叛民，忽演起一大衝突，情形極爲紛亂，叛民不能抵禦，將欲潰亂之時，法蘭西近衛軍一隊一千二百餘人，急來援助，當將傭兵擊退，國民以在國難之際，將其外敵掃盪，感動歡呼，近衛在國民歡呼聲中，履入奧爾列安公之巴列羅亞爾官邸，此乃革命最初之動亂也。

當時王朝中深恐人民服兵役後，與兵士叛徒，共通聲氣，從中起事，而以厚餉引誘毫無利害關係之外國人，以爲傭兵，當此內地騷亂之時，卽擬以此傭兵抑壓暴民，但此無異予國民攻擊政府之口實，甚至使國民

懷抱如與外敵作戰之惡感情，益增其反抗之情緒。

凡警國家，乃爲國民之義務，而負擔此種名譽，亦爲國民之權利，故招用外國之傭兵者，其弊害則不堪枚舉，然當時之歐洲君主，則往往因爲與國民利害不同，遂難信賴其國民，其所以如此，雖迫於事勢，亦不得不察也，法蘭西國民因多年弊政，上下皆陷于困憊之苦境，國民皆希望得一大改革，當過激之民權自由論最盛之時，首先援助美國之獨立，以實見民權論之成功，及此次事變，更知官兵之不足畏矣，彼等民權論者益增加其勢力，至國民議會之實權終爲其掌握者，亦勢所必至也。

暴徒漸次增大其勢力，於六月十四日，攻陷巴斯其爾巴利（係一古城，收容國事犯之監獄，）但政府恐違背民意，不敢加以罪責，至十月國王一族，更爲叛民所強迫，由凡爾賽移至巴黎，至翌年一七九〇年底，民心始略鎮靜，但政權則已全歸國會，而國王則不能保持其昔日之尊嚴矣，國王路易屢次受辱，忍無可忍，遂於一七九一年六月，偕同一族脫出巴黎宮廷，欲走入在法國東境之勤王軍隊中，但至中途被叛民發見，再被護送回巴黎，但以民心之已離棄，彼雖被送回巴黎，途中國民未有一以歡聲相迎者，在鹵簿之前數步，有一馬上士官，大聲向民衆呼曰：「諸君請勿脫帽！」足見革命之大勢，已經決定，而王者之權威，則掃地無餘矣。

法國革命後世界之形勢，與英國之決心。

此次法國革命運動，其波及頗大，歐洲國民，尤其是君主，對此甚爲注視，其間奧德兩國君主，會合於俾爾尼滋（沙基索尼一村）以商議如何處置法國之事態，一七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，兩君主會增聯名發表

類似宣戰之宣言曰：

「法國現下之趨勢，實爲歐洲君主所共同憂懼者，望列國君主與奧德二國君主協心努力援助法國，使之不受絲毫任何拘束，能以己意確立王政基礎，以全王室之威嚴，與法國人民之安寧……」其尾端更附言曰：

「……………列國君主若共同援助法國，則奧德兩君主不惜出動軍隊」，於是兩國即在列國之先，下令出師，以布蘭思克（奧將）爲普軍五萬，奧軍六萬五千，及法國勤王黨軍七千之司令，以與法國革命軍鏖戰，即於翌年一七九二年七月二十日，向法國境內進軍，此乃英法交戰之第一步也。

當時英國有名政治家彼得欲以政治的和平政策，以休養民力，不願干涉他國，故對於普奧兩國之宣言，不樂於贊同，但法國內部之狀況，益陷於危險，法國議會對於歐洲君主之聯合，欲訴於列國國民之同情，於一七九二年十一月一日發出布告曰：「無論任何國民，苟欲伸張自由，法國政府可用兵力以應其請而援助之。」如前所述，英國政府本欲避免戰爭，而不贊同普奧兩國之宣言，但至法王路易已被停職，幽閉於古城中時，英國即召回該國之駐巴黎大使歸國，並派遣使者向法國駐英大使告以「由已失政權之君主所任命之大使，英國難以承認。」事態至此，愈趨嚴重，本年十二月，英國更決定對法開戰，十二月十五日，法國議會又再發表更過激之宣言曰：「凡民政軍，能侵入之諸國現政府，均可顛覆之」。至翌年一月，法國共和政府，嗾使刺客暗殺路易十六矣，此舉更使列國君主憤怒，尤其使戰否未決之英國，斷然下開戰之決心，而英法兩國之親善，遂以斷絕，同時法國政府，亦不得不與聖歐君主爲敵矣。

路易十六被害之消息，一傳到英國，英政府即命法國大使回國，而法國共和政府，亦發對英宣戰布告，時爲一七九三年二月一日也。

英法海軍勢力之比較

英國之海軍力，雖爲世界之冠，但因首相彼得得整理財政，大減現役艦數，所以在開戰最初一年間，其活動之準備，尙不充分，一七九二年度，在英本國之現役戰鬥艦，僅有十二隻，其人員不過一萬六千餘人，惟英國國會至開戰之六星期前，鑒於英法之情況，已趨險惡，始增加海軍人員至二萬五千人，但比諸參加美國獨立戰爭之人員，尙不足四分之一，而在地中海及殖民地之戰艦，竟無一艘矣。

惟至一七九三年初，可用於巡洋之戰鬥艦，實已達一百二十隻之多，英本國因其爲一海國，航海業極盛，而技術亦非常發達，故能隨時應緩急之需要，但戰艦雖已有相當準備，而召集水手，非常困難，英國海員因散佈於世界各地，不易集中，現值開戰之期，現役艦已漸次集合，忽成一大勢力，英政府先以二十五隻組織爲海峽艦隊，以豪卿爲司令，使其巡防自其防地之英國海峽，至非尼斯特爾岬之間，更以同數軍艦組織地中海艦隊，以福德卿爲司令，又派遣十二隻軍艦於東、西、兩印度，更以二十五隻軍艦爲豫備隊，留守於波滋馬司及布利磨斯二港。

英國之戰鬥準備，如是非常困難，然法國之海軍，亦因連年內亂，消耗殆盡，即當此危急之秋，其所恃之大軍港土倫連同海軍，亦爲叛徒所占領，而與英國共事矣。

故英國當海軍之戰鬥準備時，固然非常困難，而在此困難時日中，未曾遭逢法國之迫害者，實大幸事也。

英國之領土，殆散在於各地，保守既極困難，而其人口對法國之二千五百萬，僅有一千五百萬之少數，所以海軍雖多，而陸軍較法國則甚微弱，如與法國開戰，則無採取攻勢而侵入法國內地之力量，反之，法國則因其位置於大陸之關係，為欲使英國屈服，以得到最後勝利，則非借重陸軍不可，而英國若欲抵禦法國之陸軍，如無其他大陸軍國與之聯合，則難以制勝，但英國則因其陸軍之精銳，總得免遭法國反擊，且其資財豐富，常為聯合軍之樞軸，故得因托拉發爾卡之海戰，能控制法國，而完成其使命。

此次法國之革命騷亂，已蔓延於全歐，如前所述，先有奧普兩君主之奮起，茲又造成英法戰爭，俄國亦於政略上與英國締結條約，列國中之小弱國，亦幾完全左袒於同盟軍，而法國則不得不以全歐洲為敵而戰矣。

法國對外環境，已如上述，其內部各黨派之軋轢，亦愈演愈烈，甚至互相屠殺，已成暴戾時代，不滿法國議會之法國勤王黨諸帥，有加入聯合軍者，此時法國由首都至邊境，悉陷於混亂狀態，諸叛者纒出，人心惶惶，而將帥反公然附敵以反對議會，其崩潰之期，恐將不遠矣，此時當道之過激者，欲以一大英斷處此國難，即於四月十二日，變更保安委員會之組織，原保安委員會規定二十五名，公開會議以決議國事，現在改為九名，會議時嚴守秘密，禁止一切旁聽，其對於國家事務，無論如何處置，均以絕對權限而實行，其權力實在國會之上，此乃世所謂之「法國九人獨裁政治」者是也。

當法國內部如此紛擾之時，其國境之防衛，又大被擊破，國難愈趨嚴重，接近比利時國境之昆第城，於七月十二日，被聯軍占領，及二十八日，其誇為堅牢無比之瓦蘭新要塞，亦相繼失陷，其他各地，均被聯軍

襲擊，其危急不可終日，然其所以不亡者，以有英傑拿破崙故也，拿破崙鼓舞諸軍，大有擊破聯軍而席捲全歐之勢，此時英國則有勇將納爾遜，其在海軍之勢力，亦有如法國拿破崙之於陸軍，彼能振作海軍士氣，大破法國海軍，使拿破崙以陸戰所得之政治上權利，損失無餘，得以抵償，所以論英法戰爭，不能置此二英傑於不論也。

對英法戰爭，若欲細述陸海戰之全般，以紙面限制，不能盡述，茲僅述可以左右兩國運命之托拉發爾卡海海戰，并記述在此戰前後之英法及聯合國之狀態如次：在未述本事之先，有比較英法兩國海上勢力之必要，英國在開戰當初，有戰鬥艦一百十五艘，法國有七十六艘，而英國之砲數，總共八千七百十七門，法國六千〇二門，但法艦之砲，口徑多比英國較大，而彈量，則英國為八萬八千九百五十七斤，法國為七萬三千九百五十七斤，英國之砲數雖多，但其彈量優於法國者，不過六分之一而已。

英法海戰之狀況

如前所述，法國革命之騷亂，竟使英國驟起，而以此為樞軸，造成英法戰爭，又使英國起用失意英雄納爾遜為阿卡滅木弄艦長，阿卡滅木弄艦，於四月下旬，出泰晤士河，至史比得赫得，以屬於英國地中海艦隊，在維將福德將軍指揮之下，此艦隊係以十一艘編成，平時以保護商船之使命，游弋於海峽之近海，今英法開戰，即於五月下旬武裝，向基布拉爾達爾出發。

基布拉爾達爾位於西班牙半島東南端之岬角，為地中海門戶之要塞地，又為英國之海軍根據地，英國地中海艦隊到達此地，作各種整備後，於二十七日，福特將軍，即統率向法國海軍根據地土倫出發矣，土倫有

法國艦隊三十隻，但其中十七隻，準備航海，停於港外，其他有巡弋艦以下二十艘，實為法國艦隊一大優勢也，但國內自由平等之思想，亦已侵入海軍部內，將校與士卒之間，缺乏和衷，毫無秩序，其勢力甚為薄弱，英國艦隊，即乘機於七月十六日一到達土倫，即着手封鎖其港口，開始攻擊。

時法國內部各黨派之軋轢已極，暴虐盛行，其影響及於各地，即土倫亦盛起暴動，大行虐殺，內部如此狀態，外則受英艦隊之猛烈攻擊，土倫市民，大感痛苦，但土倫曾受過王朝時代海軍之盛事餘波，勤王黨極多，故再復王政，在冊立路易十六之子的條件下，而歸降於英國艦隊，於是英國艦隊，即進入港內，占領其圍繞土倫之諸要塞，及獲得港內之船渠，與三十隻戰鬥艦，感船艦不足之英國，又忽然增加一大勢力矣，此乃英法海戰之最初情形，時一七九三年七月之事也。

英國地中海艦隊司令福特，一占領土倫，即遣納爾遜至拿波利及特利諾（皆為意大利小邦），藉守備新領土名，請求兩君主借兵一萬，因納爾遜之外交奏效，借兵之要求成功，英國愈佔優勢，納爾遜本有天稟之才能，英邁果斷，尚不失英雄本色，然後來因溺愛而喪其節操，大為世人排斥之甚因，即由此時發生，蓋彼與哈米爾頓夫人，即於是時相識者也，彼以機智胆略，得司令官福特之信用，在占領土倫之後，不久即被遣至他地矣，然納氏在土倫得哈米爾頓夫人之優遇，未嘗稍去諸懷，法國國會，一聞土倫投降英國，即欲遣加爾特將軍大舉攻擊，後議員中有一沙利塞者，因與波拉巴爾特家為舊友，而推拿破倫為砲兵司令，拿破倫雖年事尚少，但一為土倫追討軍砲兵司令，即到土倫巡視攻城諸隊，觀察彼我地勢，若佔領突出港外之拉谷拉斯地方，而由此地一齊射擊，則土倫必能復歸我法國之手，蓋拉谷拉斯為瞰視港內最要害之地也。

拿破倫即以二萬五千大軍，於本年十二月十六日夜，開始攻擊土倫，時寒威凜烈，皮膚殆裂；且大雨淋漓，更使法軍難以開進，但受青年士官，未來之大英雄拿破倫所鼓舞，死傷雖大而不屈，遂將土倫之銷輪拉谷拉斯砲台佔領矣，拉谷拉斯為拿破倫眼中之一大要害，佔領此地後之法軍，早以為土倫必歸我手，即拿破倫一佔領拉谷拉斯後，配列砲兵於緊要地帶，大向停泊於港內之英艦，施行砲擊，英艦尚未向其應戰，而砲煙冲天，港內已成黑暗世界，激戰至數時間，拿破倫指揮法國之砲兵隊射擊，極為猛烈，英艦終於不敵，於十九日退却矣。

英國艦隊在退出之前，本擬將造船所，及其他一切不能攜帶之法船破壞，但因當時各砲台，皆為法軍所佔領，未能達其目的，甚為危險，且若稍事猶豫，則有港口被敵封鎖之危險，遂惶惶逃出港外，而未能充分達到破壞之目的，只焚燒法艦七隻，奪得三隻而逃港外，於是法國軍艦，只贖十五隻矣，但此十五隻軍艦，乃為後來法國艦隊之有力中堅，使英國艦大為不安，其後不久，因西班牙脫離同盟軍而歸附法國，英國艦隊，遂被追逐出地中海外，英國國民，對於此次失敗，向海軍大加攻擊，但此英國之恥辱，乃使其於乃爾海戰，下至大決心，而於乃爾河上，擊破法國之艦隊。

拿破倫佔領土倫之後，不久即被任為意大利軍砲兵司令，時列國軍隊，迫臨法國四境，奧大利欲將沙爾基里亞軍隊合併，侵入法國，法國即以老將達密爾比翁為總督以抗之，此即所謂意大利軍者也，拿破倫於一七九四年三月，一到其本營所在地尼斯，即巡視法軍全線，定其進擊之方策，欲以一部扼守亞爾布斯之險峽，全軍移取攻勢，總督達密爾比翁對此方策，甚贊成，並運用之，遂大破敵軍，奪得大砲六十門，及彈藥，

糧食無數，於是法軍士氣大振，拿破倫之信望漸顯矣，後因鎮壓巴黎暴動有功，任留守軍總督，其力漸可左右政府，以其聲望日高，遂成爲全法國之統帥，但彼此時，尙以一青年士官，馳騁於戰場也。

失却土倫後之英國艦隊，其策源地喪失，不得不漂泊於洋上，但福特未幾，即率艦隊至在土倫東方數里之耶爾，但此地並非良港，尤以陸岸之關係，不足以防禦法軍，故有佔領哥爾西加島之計劃，福特即予納爾遜以若干軍艦，命其封鎖哥爾西加並佔領之。

納爾遜先佔領在該島西北端之山夫倫佐灣，以爲根據地，同時，福特亦陷耶爾灣以爲根據地，而法軍乃退至該島東岸之巴司加，據城以對抗，英軍圍攻四十五日，始得佔領。

法國至拿破倫任留守軍總督，其策戰乃大變，而極佔優勢矣，一七九四年三月，法國土倫艦隊，爲援助在意大利平原中之法軍，及接濟軍器糧食起見，賀達姆即率全艦隊出動，英艦隊司令福特亦於阿卡木滅弄之外，以六隻小艦，歸納爾遜指揮，使其援助在意大利之奧軍，七月十七日，納爾遜艦隊，俄然與以十七隻編成之法國艦隊，相會於利比頁拉海上，納氏看見法國大艦隊，知衆寡不敵，急即折回向山夫倫佐退走，法艦尾追至耶爾島附近，稍事衝突，法國僅捕得一艦而結束此次戰爭。

在意大利平原，與奧軍對抗之法軍，至與西班牙講和之後，即以此方面之兵力，利用於該地，十一月下旬，勢力大增，襲擊奧軍於羅亞洛，大激戰之後，遂破奧軍，奧軍因此放棄利比頁拉全土，過阿伯乃因山，退至喜得孟特。

從此以後，法軍勢力大增，更至拿破倫任意意大利軍總督後，即以連戰連勝之勢，襲斷意大利全土，拿破

倫在意大利之大勝利，其效果極多，法國因此截定大陸之戰，併吞比利時，幾已征服全歐，英國現在歐洲，幾無一強大者爲其同盟，完全處於孤立狀態，於是法國因以大拿破倫之出現，卽不顧其他各國，一意征服意國，英國之請求和約談判，亦不接受，藉以激昂民論，而執行征英之方策，先以六萬軍隊編爲一軍，以拿破倫爲總督，欲一舉飛越海峽，直擣英京倫敦。

當時英國之陸軍極少，無法防禦如此大軍，况爲名將拿破倫所統率，英國大爲恐慌，於此卽盡將全艦隊，集結於卡其司及布勒司特之間，而地中海艦隊，則在卡其司港外，抵禦西班牙艦隊，海峽艦隊，則在布勒司特及其他各地，準備將法國軍隊中途擊破，斯時英國政府，以急於防禦法軍之侵入，而無暇兼顧地中海，故一七九七年之間，地中海中，未見有一隻英國艦隊也，當時英國，不特未有克服法國之慾望，只以能否防止法軍之侵略，爲其焦慮之點矣。

在此期間，拿破倫遠征埃及，難戰苦鬥，正將征服埃及全土之時，適看見英艦送來之新聞，始知在歐之法軍敗北，及國內內訌大起，有土崩瓦解之勢，卽太息曰：「意大利已非法蘭西所有，百戰得來之邦土，竟一朝爲他人所奪取，嗚呼：此佞辯空論之徒，（指法國國會議會）竟陷法國於災厄，吾焉得不救耶？」於是決意作歸國之準備，以克列伯爾（法將拿氏部下）爲埃及軍總督，率其股肱將士，由亞力山大利亞出發，七月七日，到達富勒鳩斯港，趕回巴黎，時一七九九年十月十七日也。

乃爾河口之海戰

英國地中海艦隊，爲欲防止法國軍隊之侵入倫敦而封鎖卡其司，但爲時太久，士兵倦怠，無以安慰其無

聊，因此即憂慮士卒間，漸將發生不穩狀態，艦隊長賈威斯，即欲鼓舞士氣，乘勢大事攻卡其司，以誘敵出，但西班牙艦隊，竟無意進出，因之納爾遜，乃想利用此機會，襲擊加那利羣島中之特利富頁島之首府山打庫拉滋城，而掠奪西班牙之運輸船，此時納氏，得到西班牙貨船，由馬尼拉入港，現在山打庫拉港內之情報，即奮勇統率戰鬥艦四隻，及其他二艦，與陸軍一千，於七月十五日，向加那利出發，而於廿一日晨到目的地，即以小艇載陸戰隊登陸，佔領該市東北之高地而行急擊，因該地爲歐市內之要害高地，若占領該地，則不難使其降服也。

部署已定，於廿一日夜半，正擬用小艇登陸至臨近陸之時，強風忽起，加以潮水逆流，尙未上陸而天已明，掩擊之計不能施，至午前九時左右，其一部雖得上陸，但因法軍發出警報，極力抵抗，故終未得逞，再行上船，徒然歸艦矣。

於此納爾遜之計劃，完全失敗，勝算已不可期，但以未曾一擊而徒然歸來，爲最大之恥辱，因此再準備夜襲，二十四日夜半，以一千陸戰隊，乘小艇出發，納爾遜先擬由防波堤登陸，進奪其砲台，時正黑夜，激浪打岸，至小艇近堤，法軍竟不之覺，惟準備登陸之時，敵軍忽然奮起，砲彈如雨，向其射擊，英軍冒險奮鬥激戰，遂陷防波堤之砲台，但當時又受該市之牙城及高地猛烈砲擊，英軍死者無數，致不能前進，納爾遜大怒，右手提起長劍，正欲一躍上堤之時，一彈飛來，貫通其肘，流血如注，幾至昏倒，幸得救助，以綑帶縛其創口，乘小艇送還本艦，因此英軍之苦戰，終至不利，不能不退却，納爾遜攻擊特利富頁之計劃，終歸失敗，甚至失其右腕，於八月十六日歸卡其司矣，然艦隊司令賈威斯將軍，固未嘗加以責備也。

英國爲急於防備內部，不暇兼顧地中海方面，但一七九七年十月甘提督，擊破法國同盟國之荷蘭艦隊，大挫法國氣勢，英國內閣，即乘勢派遣其一隊於地中海矣。

時納爾遜激戰於特利富頁，失其右腕，歸國療養，亦已痊愈，即於四月三十日，到達卡其司，投效地中海艦隊賈威斯軍，同時，法國亦集中兵力於海峽沿岸，準備起大兵征英，及在土倫編成一軍，遠征埃及，但此事甚爲秘密，其艦隊出發後許久，始爲世所知，然法國海軍，正積極準備者，不知何時洩漏，爲英政府探悉，賈威斯亦並非不知，但區區風說，未能知其正確，於是賈威斯，即命納爾遜，率戰鬥艦去地中海，偵探其出師準備之動靜，納爾遜，於五月二日由卡其司出發，十七日，到達土倫附近，但尙未得知法國之動靜，翌十八日夜，俄然暴風來襲，將納爾遜之旗艦旗桅折斷，後由其他僚艦援助，投錨於山隆耶特洛島之一港，加以修理，拿破倫就乘機以三萬兵力，由十三隻戰鬥艦護送，十九日晨，由土倫出發，中途將雪洛亞及哥爾西加等之兵合併，以四百餘艘運輸船，向埃及開行。

納爾遜在此危機切迫之時，平心靜氣，只急於修理戰艦，至廿八日，尙未知拿破倫，已於十九日朝，率大軍由土倫出發，當時特羅布利其奉賈威斯之命令，率戰鬥艦九隻，及途中所加二隻，於六月七日，到達納爾遜之處，於是納爾遜之小艦隊，忽然成爲一大艦隊，而賈威斯，予納氏之命令，已非爲偵察敵軍，而爲追擊法國之大遠征隊而予以殲滅也，納氏遂統其一大艦隊，向哥爾西加島南端之哥爾夫岬進發，積極搜索法國遠征軍之後而追逐之。

納爾遜追逐法軍，六月二十日，通過密機拿海峽，二十二日，到達西西利島之南端時，遇着由馬爾達開

來之一艘遮洛瓦船，其船長向納氏告曰：「馬爾達，已於本月十五日爲法軍佔領，法軍僅留守兵於該島，而於十六日出發」矣。但此爲虛報，拿破倫至十九日尙留於該島，而納爾遜亦得拿破利之報告，知爲虛報，此時納氏之頭腦，已陷於五里霧中，多方考慮之後，以爲法軍最後目的，必在埃及，即乘順風向亞力山大利亞進發，於廿八日，到達該地之中海，但不見法艦形影，又使納氏迷惑，其實拿破倫正率軍隨納爾遜之後也，而聰明之納氏，竟不之覺，急性之納氏，已不能暫停此地，刻即向北航行，沿小亞細亞而進，納氏又歸西西利島，積載軍需品，再到高爾夫，及知該地及其西方，未有法軍開來，於七月二十五日，再由西西利島，向亞力山大利亞進發。

但至八月一日，遙見亞力山大利亞之尖塔後，忽然發見林立於港內之帆檣，但未見有敵艦，納氏大爲失望，至此日午後一時四十五分，乃得到一英艦報告，在亞力山大利亞東方之阿布基爾港內，有法國戰鬥艦，納氏之追躡法艦，經八週間，不得知其目的地，曾千辛萬苦，彷徨於五里霧中，屢次失望，今接到此報，乃大爲欣喜，但因在十五哩之遠距離，至到達該地時，日已沒落，入夜乃開始戰鬥，然英國艦隊諸將校，皆不明該地之地理，但納爾遜甚爲性急，毫無召集各艦長以審議之猶豫，此時納爾遜以爲前來亞力山大利亞時，只追蹤法軍，而未偵察近海之地形，深爲遺憾，如普通之將帥，於此時，或先將敵封鎖再偵察地形，而後靜定攻擊之部署，但納爾遜則在瞬間決定攻擊方策，再不能讓時機過去，即乘急風向法艦追擊，此亦足見納氏之性格也。

拿破倫一到埃及，即命布魯耶提督曰：「此地若不能防止敵艦，則可率戰鬥艦赴高爾夫，然布魯耶并非